

略述經摺裝與蝴蝶裝

■ 謝宜君

古籍與書畫的裝潢，初以保護、保存及展閱為主要目的。隨著時代更迭，兩者發展出各樣的裝幀與裝潢形式，如古籍的卷軸裝、經摺裝、蝴蝶裝、包背裝與線裝，書畫的立軸、手卷、冊頁與鏡片等；其中或許有部分彼此相互影響著，¹如書畫冊頁的蝴蝶裝及經摺裝，於古籍當中亦有同名的裝幀。嚴桂榮與楊正旗皆認為書畫冊頁形式受書籍裝幀影響所產生，²潘美娣於《古籍修復與裝幀》一書中則將冊頁歸納為古籍裝幀的一種，³這些說法也顯示在「冊頁」的裝潢形式上，古籍與書畫之間的關係密切。

本文僅就古籍與書畫冊頁有相同名稱的經摺裝及蝴蝶裝，綜合筆者於現職修復工作對古籍經摺、古籍蝴蝶裝、奏摺與冊頁蝴蝶裝結構的觀察經驗，並以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曾經展覽及典藏資料庫的藏品圖像為例，梳理它們的相似與相異之處，作簡要分享。

裝潢對古籍與書畫保存的重要性

彙集創作者靈思心血的書畫、書寫與印刷原件，橫跨了漫長的年月而能好好地傳存至今，裝潢的保護佔很大因素。明代周嘉胄（1582-1658）於《裝潢志》曾云：「上士才人，竭精靈於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⁴書畫作品以紙、絹作為基底材，其單薄的畫心被以捲或摺的方式收存，可能會造成摺痕、裂痕及磨損等損傷，但經由小托再裝裱成卷軸或冊頁等形式，除了在物理上能增加保護畫心的強度外，更延續其生命；而對古籍來說，民國葉德輝（1864-1927）也於《藏書十約》提及：「書不裝潢則破葉斷線，觸手可厭。」⁵書籍內頁若無裝潢或裝訂，則容易散佚甚至是破損，持拿翻閱時也極其不便。

書畫與古籍的裝潢從結構上為使損傷威脅

降低，隨著當時時代材料的使用、美感的展現等考量，書畫發展出卷、軸、冊頁及鏡片等樣式，而古籍則由卷的形式為始，後因使用經驗的改進成為冊。由於古籍卷軸裝為橫向，由左收卷到右，閱覽時先往左展開一段，同時前段要再收捲一段；然而古籍載裝大量的著作內容，且需頻繁的查閱使用，除重覆的卷舒動作繁複之外，若分時讀卷時亦難註記位置。為閱讀便利性之故，⁶經摺裝的摺本形式因而產生，甚至延伸呈現於明代題本、奏本與清代奏摺的摺件形制。而摺本之後的裝幀發展，受宋代的雕版印刷影響，出現蝴蝶裝承襲使用「摺」與「黏貼」書頁的概念裝訂為冊。元代吾衍（1268-1311）於《閒居錄》中即提及：「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折，久而折斷，復為簿帙，原其初，則本於竹簡絹素云。」⁷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亦道：「吾謂書本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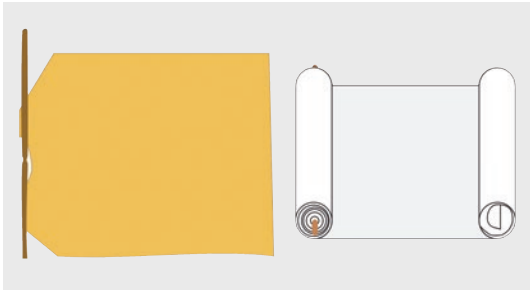


圖 1 唐代敦煌卷軸示意圖 作者繪製
左圖為卷軸最末端的細軸。參考佛陀紀念館展覽「絲路光華——敦煌石窟藝術特展」中，所展出的敦煌研究院藏《妙法蓮華經卷第三》一卷，藏品號 D00754，縱 25.4、橫 893.2 公分，筆者於 2024 年 2 月 12 日參觀，圖繪其未段形式；右圖為橫式卷軸舒卷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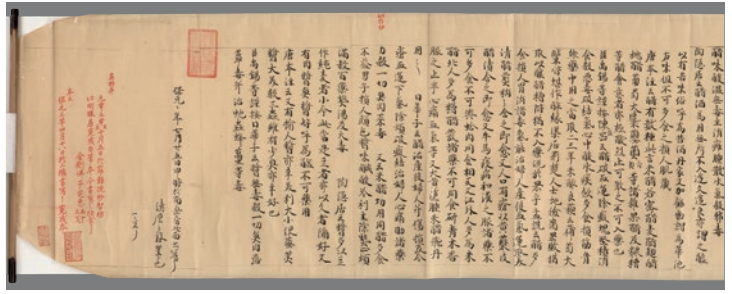


圖 2 不著撰人《穀類抄》卷 嬰子乘·醜·齋 日本江戶後期影寫元亨間傳鈔保元間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0452
圖中卷軸左側最末端的細軸與敦煌研究院藏《妙法蓮華經卷第三》相似

卷子摺疊而成，卷不如摺本翻閱之便，其制當興於秦漢間。」⁸（圖 1、2）

書畫冊頁當中也有成冊的經摺裝與蝴蝶裝，外觀相似，但細節有所差異，以下即就經摺裝與蝴蝶裝於古籍及書畫裝潢上的呈現作分述。

一、經摺裝

經摺形式的特點，在於內頁有大小一致的連續來回摺面，可橫向開展接黏成長段的全部內頁，並收摺回整齊的一疊，上下裝有單片的封面及封底。與卷軸形式相比較，經摺形式可方便調整閱讀面數，可以只翻開觀看兩面書頁，也可以同時拉長展看較多的內容，收摺後更便於堆疊、持拿與攜帶，上下書衣也保護內頁避免直接的損傷。

（一）古籍經摺裝

常見於宗教相關的典籍，如《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經文，以縱長橫短的長方本式樣為多。古籍經摺裝的結構上，分為上書衣、下書衣與內部的書頁，書頁為一層紙張的厚度，內部圖文為書寫或印刷，同一冊的書頁會依一定的行數，以固定寬幅做山摺線及谷摺線的來回摺疊，一般為五或單數的摺面，⁹每一段最右側有多一窄摺面，用以依序在頭尾搭接黏貼；又因為是單數摺面，整冊黏貼的窄摺面得以平均錯開配置，而不會造成整冊收摺後左右明顯高低不均。接黏完成的書頁，上下會各黏貼一片書衣，其縱、橫尺寸與收摺成疊的書頁相同，裝幀完成的整體看起來是方正的長方體（圖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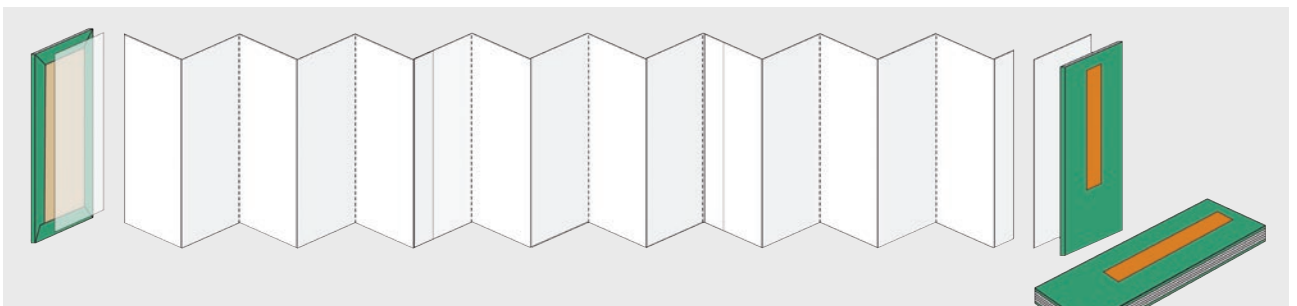


圖 3 古籍經摺裝結構示意圖 所繪書頁虛線為谷摺線，實線為山摺線。 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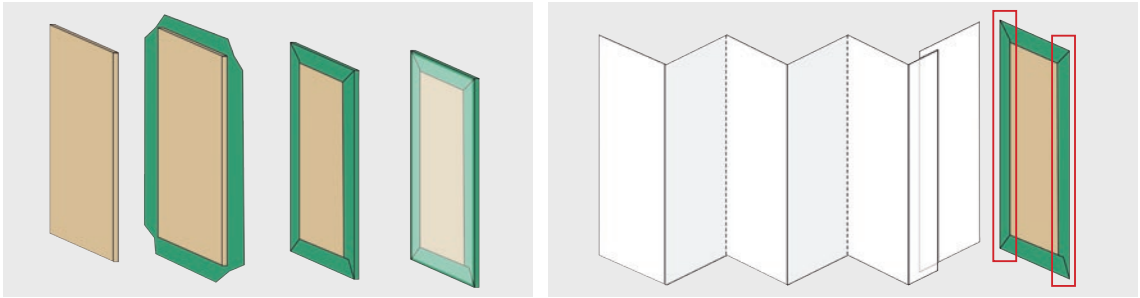


圖 4 古籍經摺裝書衣結構 由左至右分別為紙板貼於織品背面，再四摺邊向內包裹，有的書衣裡層會再貼一層紙張；右圖為書頁與書衣組合時，有的經摺只黏貼最前段的窄邊，有的則是於背面再補接一段紙張，或是摺頁時就在此段預留有一整個空白摺面，如此與書衣會有兩段黏貼處，紅框位置則為濃糊黏貼處。 作者繪製



圖 5 周 李耳撰 《老子道德經》 明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045 ~ 000046 故宮「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該文物於展開展覽時為全幅展開，能觀察到上書衣與下書衣為織錦包裹著有厚度的紙板，並於最前端與最末端和摺疊的書頁黏貼。 作者攝於 2024 年 5 月 1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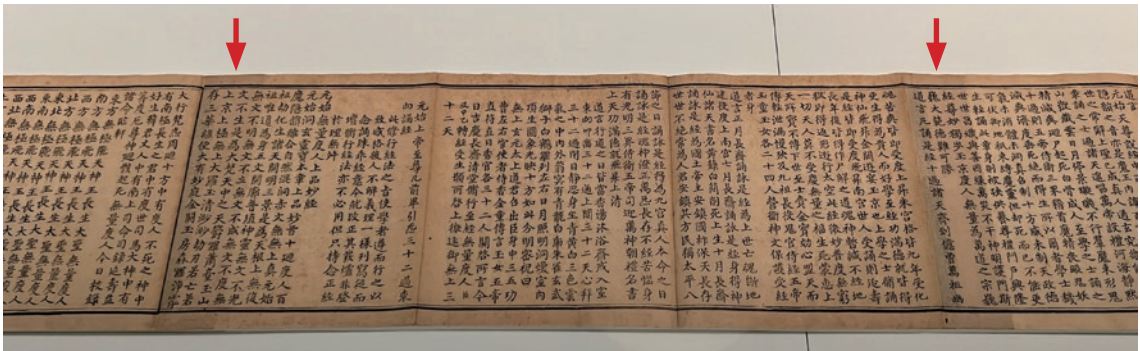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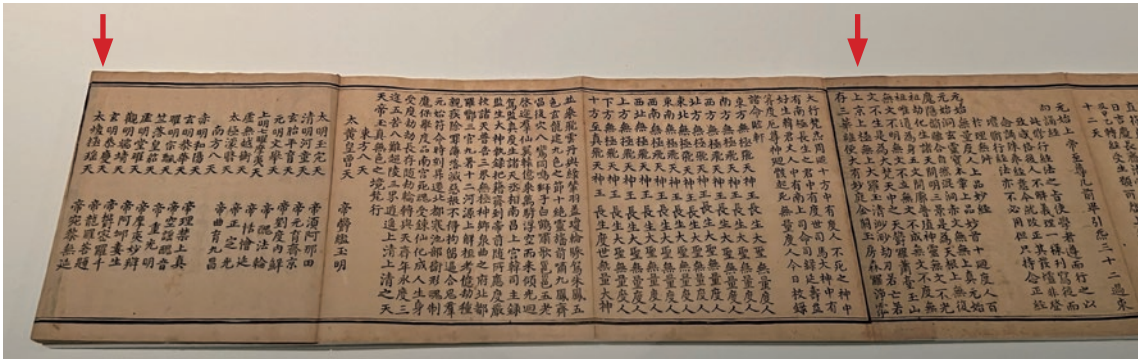


圖 6 《玉樞經等十七種》 明宣德間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067 故宮「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展出，該文物書頁寬幅較大但仍以單數的三面為一段與下一段相接，因書頁紙張薄，從紅色箭頭處可見兩段之間透出下層的搭接處，此件文物外觀比例也與一般宗教經典縱長橫短的長方本不同。 作者攝於 2024 年 5 月 18 日



圖7 唐 實叉難陀、釋般若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附〈普賢行願品〉一卷 卷1 上書衣及頁4 明弘治十六年泥金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075 上書衣為木板，題簽淺刻於上並填金漆。

書頁的材料常見抄造較厚的原色紙張、薄竹紙、藏經紙及磁青箋紙等，也有如故宮院藏《大方廣佛華嚴經》以泥金抄寫於羊腦箋上（圖7）；書衣為單片紙板，其外層包覆綾、絹、緞與織錦等絲織品，紙板則以數層紙張黏貼而成，部分使用雕製的木板。題簽為箋紙或織品，貼於上書衣中間偏上或是靠左上的位置，如是木板，題簽於上書衣直接淺刻，再填金漆或石綠。

（二）書畫冊頁的經摺裝

以墨拓印的法帖及拓片常以冊頁經摺裝裱呈現。石刻有直式的碑與橫式的帖，而拓碑後的法帖用於收藏或書法臨摹時，經摺裝形式便十分合適，拓下的法帖於背面加托一層紙後，再依預定寬幅摺疊並一段段黏貼成冊。拓片則多以挖撞與五鑲¹⁰經摺的形式裝裱，並以紙或織品作為鑲料鑲接畫心。其中挖撞形式，經剪裁排列的拓片須先行小托繃平後才與鑲料挖撞，背面再加托紙張；五鑲經摺一般以兩面為一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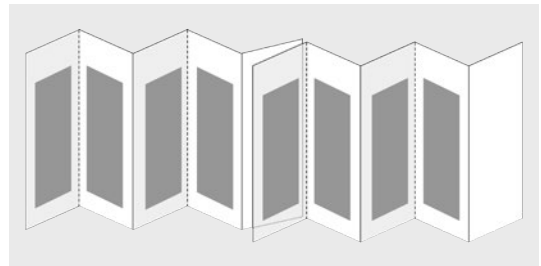


圖8 冊頁經摺裝內頁兩開半結構示意圖 圖為挖撞經摺裝，每段五個摺面會留一個空白摺面作搭接，也有如古籍經摺裝只搭接較窄摺面的樣式。¹¹ 作者繪製

一段為兩開半，鑲接後再托背紙繃平，摺疊、裁切後再一段段搭接而成。拓本裝裱後也如同宗教典籍的經摺裝，可自由展開所需的寬幅觀閱（圖8～10）。

（三）奏摺

此外，結構與古籍經摺裝相似的奏摺，為重要的文獻檔案，結構以黃綾封面請安摺（圖11）為例，內頁有兩層，為正面與背面各一層疊合



圖 9 《經訓堂法帖（一）》冊 第 6、7 開 晉 王羲之 書黃庭內景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帖 000055
此冊法帖全本三十三開（兩面為一開），為「掌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 2024.4.12 ~ 6.30」展覽現場拍攝，能清楚看見摺線的位置。 作者攝於 2024 年 5 月 18 日



圖 10 《淨化祖帖（一）》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138
法帖以木板為封面，題簽淺刻填石綠，從圖中可以看出見法帖背面露出的白色部分為托紙，折疊成冊後邊緣平整如一長方體。



圖 11 清 廣西提督總兵官左世永〈奏請聖安〉康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2091 圖為「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 2018.1.20 ~ 2019.12.2」展覽現場 作者攝於 2018 年 9 月 6 日

但不相黏，且一併同寬幅的來回齊摺，首尾分別黏貼黃綾封面及封底。一般奏摺無另外黏貼封面及封底，多是在最前端與最後加摺一段窄邊（圖 12、13）。

二、蝴蝶裝

蝴蝶裝之名，顧名思義取自蝴蝶翩飛時蝶翼對稱煽動及靜止收翼時的樣態。蝴蝶裝古籍與蝴蝶裝冊頁雖然同名，外觀看來皆是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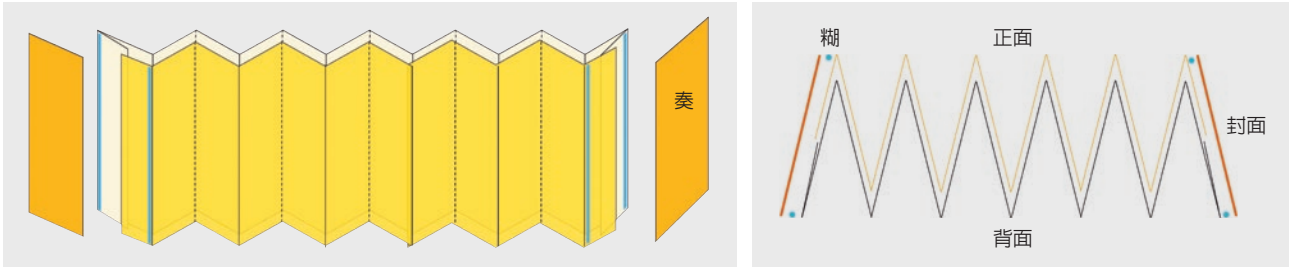


圖 12 黃綾封面奏摺結構模擬圖 內頁正面背面各有一層並一起摺疊但不相黏，藍色色塊為封面及封底與內頁黏貼處，右為剖面圖。 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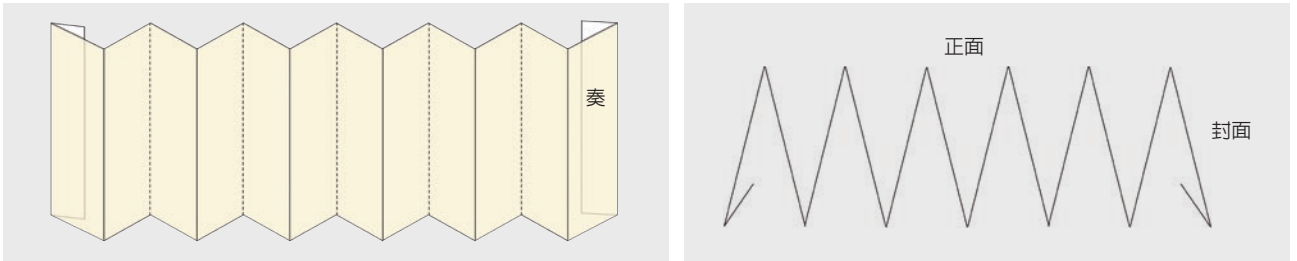


圖 13 一般奏摺結構，右為剖面圖。 作者繪製

向右側打開翻動時內頁對稱開闔形貌也雷同，但兩者在裝潢上有許多差異之處。

(一) 蝴蝶裝古籍

葉德輝於《書林清話》描述蝴蝶裝古籍的結構：「不用錢釘，但以糊粘書背，夾以堅硬護面，每葉反摺，以板心向內，單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¹² 蝴蝶裝古籍的書頁為單張且單面印刷，每頁版心向內對摺，以漿糊黏貼每一張書頁背面靠近書脊的位置，¹³ 再與書衣

於書脊處黏貼，因此正面在翻動書頁時，每頁版心頁均可完全攤平，如蝶翼展平之貌，但再翻至下一頁時，會先看見該頁背面無印刷的部分，且因靠近書脊處與相鄰頁相黏，而無法如版心頁完全攤平；書衣材質為紙張或托紙的綾、絹等織品，依書本尺寸將四邊往內翻摺，使邊緣與內頁能齊邊，書衣於封面及封底的位置會再黏貼一張薄紙版，與內頁組合時，從封面的書口繞包書脊至封底（圖 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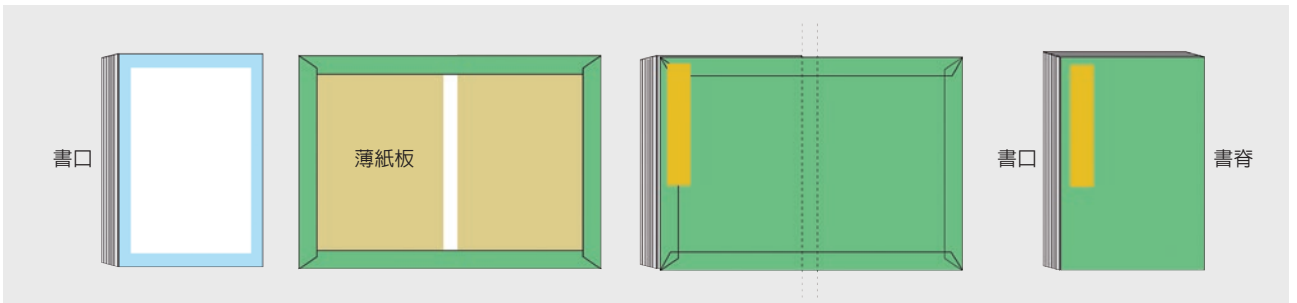


圖 14 左至右：蝴蝶裝古籍書衣結構示意圖，與包背裝相同皆為一整面的四摺邊；書頁與書衣黏貼時，最外層的護頁於書口及書脊等位置塗上濃糊，以藍色色塊示意。 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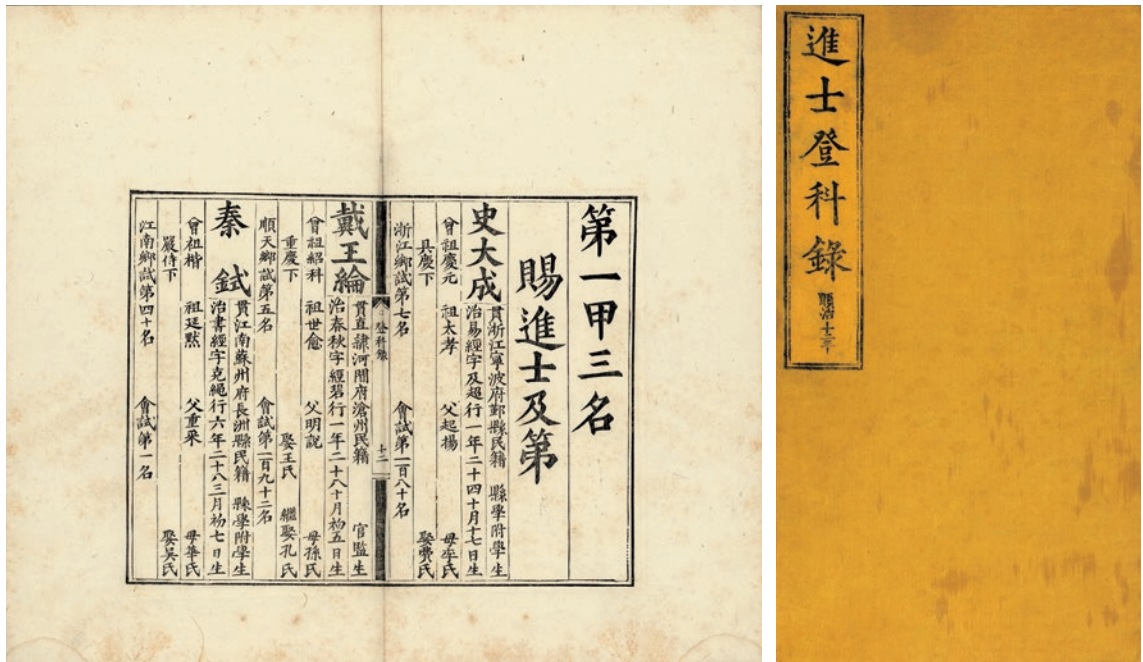


圖 15 清 胡世安等編《順治十二年進士登科錄》〈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清順治間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0619
蝴蝶裝古籍，書衣如包背裝一般為一面，從封面包覆書脊到封底，書頁的版心頁可完全攤平。

(二) 蝴蝶裝冊頁

小幅的繪畫、法書、法帖、拓片、扇面及繡繡等藏品常以冊頁呈現，為書畫裝潢方式之一，其開闔時能整面展平，中線也能對摺合起，其中以左右翻開的蝴蝶裝最為常見（圖 16）。

蝴蝶裝冊頁是畫心於小托後，畫心周圍搭配以紙張或絲織品作為嵌身，有以整面鑲料挖撞畫心者，也有將相同顏色、紋樣材質的鑲料裁五條，邊緣鑲接畫心的五鑲樣式，背面再加托覆背紙，下板後摺壓中線並裁切開口的三邊；若嵌身為絲織品，四邊通常會再以研光過的細條皮紙做包邊（圖 17）。

冊頁分有單開、也有多張同尺寸的單開冊頁散裝或黏為一冊，每冊冊頁開數大多為雙數，前後並各加一至二開空白或灑金冊頁，按序堆疊整齊，若為黏貼形式，於每一開的開口與下一開開口背面之間以濃糊點黏，封面及封底則使用木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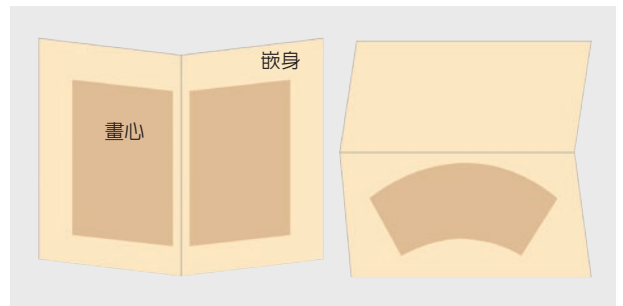


圖 16 左為可左右翻開的蝴蝶裝，右為上下掀開的推篷裝。 作者繪製

或包覆織品的厚紙板（圖 18、19）。

因冊頁觀賞時需平面翻動，以尺寸較大的冊頁來說，若覆背紙厚度太薄，頁面翻動時容易造成摺痕，明代周嘉胄《裝潢志》：「冊以厚實為勝，大者紙十層，小者亦必六七層」¹⁴對於冊頁覆背用紙層數依其幅面大小有所建議；杜子熊也於《書畫裝潢學》中提及：「如一尺冊子，至少應裱紙八層，再大尚須酌加，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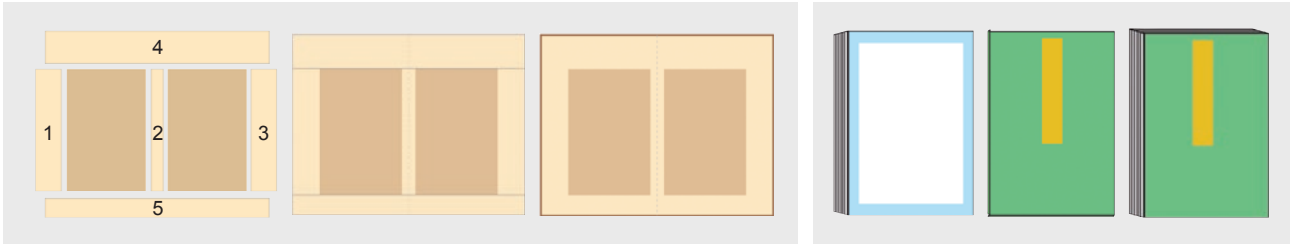


圖 17 蝴蝶裝五鑲與四周包邊示意圖，及成冊的冊頁與封面組合黏貼位置示意圖，藍色色塊為濃糊黏貼處。 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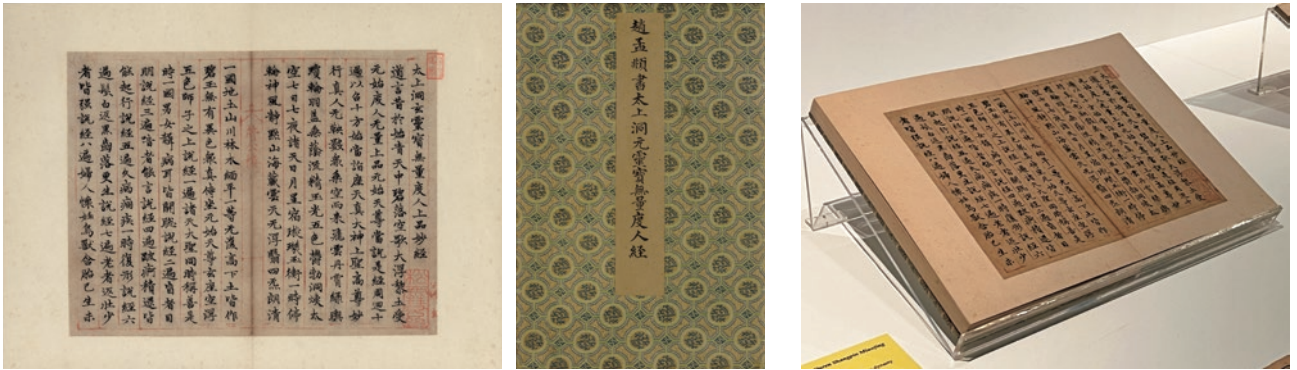


圖 18 左圖：《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冊 明朱絲欄仿元趙孟頫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047
右圖：故宮「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該文物於展間展覽圖，畫心橫跨中摺線的蝴蝶裝冊頁。 作者攝於 2024 年 5 月 18 日



圖 19 宋 葛長庚撰 《道德寶章》 明刊趙孟頫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450
故宮「道法自然——道教典籍展」展間實際拍攝，左右皆有畫心的蝴蝶裝冊頁。 作者攝於 2024 年 5 月 18 日

成後要如木板之平。」¹⁵ 背後托加多層紙張的目的是使冊面能有支撐挺度，以保護畫心。

三、比較

書畫與古籍的經摺裝及蝴蝶裝，外觀皆為方正的冊本，且內頁都以平面摺收的方式呈現。然以書畫裝裱形式劃分，兩者均屬冊頁類，但對古籍來說則是分別不同的裝幀形式。

書畫冊頁的經摺裝與蝴蝶裝，都有挖撞及五鑲的裝裱形式，以開面來看，經摺一段為二開半，蝴蝶裝則為一開；蝴蝶裝因加托多層覆背紙，黏貼成冊後的體積通常也比經摺更大、

更厚實。目前雖無文獻直接指出書畫冊頁的經摺裝與蝴蝶裝受古籍裝幀影響而產生，但杜偉生於《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書中指出，書畫的五鑲蝴蝶裝與五鑲經摺裝之名，係因冊頁採用了古籍蝴蝶裝及經摺裝的形式。¹⁶

以下就經摺裝與蝴蝶裝，分別歸納古籍與書畫冊頁裝潢上的差異同：

(一) 經摺裝

從外形來看，古籍經摺裝的書衣與冊頁經摺裝封面及封底樣式、作法相似，題簽使用方法與材質亦是，內裡的書頁也是依一定的寬幅，

表一 經摺裝在古籍與書畫冊頁的比較

作者整理製表

結構		古籍形式	書畫冊頁
外	書衣樣式	分上、下書衣	分封面、封底
	書衣材質	1. 紙或有托紙的織品做四摺邊，或包覆有厚度的紙板 2. 其他材質如木板	1. 有厚度的紙板，外層包裹織錦 2. 其他材質如木板
	黏貼方式	書口與另一側的縱向以濃糊黏貼	書口與另一側的縱向以濃糊黏貼
題簽	材質	1. 箋紙、織品或織品背面托紙 2. 如書衣為木板，題簽直接淺刻後填金漆或石綠	1. 箋紙或織品 2. 如封面為木板，題簽直接淺刻後填金漆、石綠或石青
	於封面黏貼位置	置中靠上或左上	置中靠上或左上
裡	內頁樣式	印刷或書寫	1. 法帖或拓片為畫心 2. 以紙或綾絹為鑲料，畫心作挖撞或五鑲鑲接再於背面托紙
		連續山摺線谷摺線以五或單數摺面為一段，最前端相接處為窄面	連續山摺線谷摺線以五或單數摺面為一段，相接處為窄面或寬面
	紙張厚度	無托紙或托一層薄紙	托一層或多層背紙
	黏貼位置	空白的窄摺面與前段邊緣以濃糊點黏	空白的窄或寬摺面與前段邊緣以濃糊點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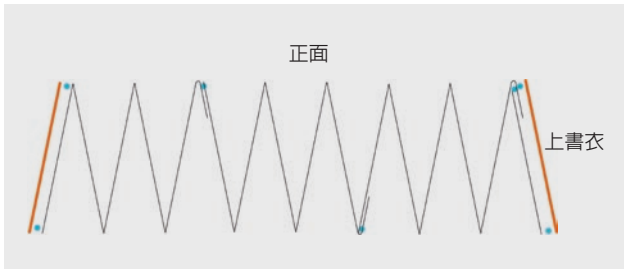


圖 20 古籍與冊頁經摺裝內頁連接窄面剖面圖示意，藍色色塊為濃糊點黏處。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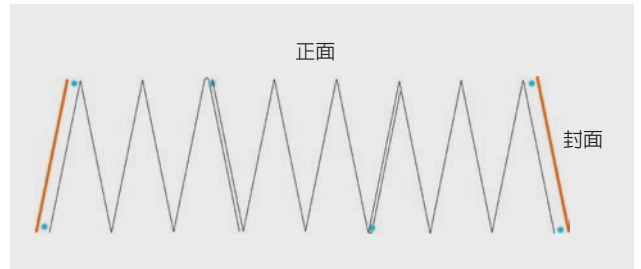


圖 21 冊頁經摺裝內頁連接寬面剖面圖示意，藍色色塊為濃糊點黏處。作者繪製

連續的山摺線與谷摺線摺疊，以摺五面或單數為一段，再與下一段依序黏貼接成長段，且從封面到封底都可以將全冊一整長段的展平。兩者不同的部分在於，古籍經摺書頁為單面書寫或印刷的紙張；冊頁的經摺裝內頁背面皆有加托紙張，除了法帖裝裱樣式與古籍經摺相似外，其他如需剪裁排列的拓片，通常搭配鑲料裝裱，而可能採用挖撞或五鑲形式，每一段搭接處有窄面也有寬面（圖 20、21、表一）。

（二）蝴蝶裝

古籍蝴蝶裝與冊頁蝴蝶裝雖是不同的裝潢樣式，但兩者卻有相似之處，除了均由左向右打開，前後皆配有空白護頁或冊頁，主要都是如蝴蝶展翼般能攤平內頁的重要概念。此外兩者皆是

版心向內摺，但一次只能展平一頁或一開。然而同樣稱為蝴蝶裝，兩者的差別除了內容外，在內頁厚度、頁數、內頁黏貼方式與外層書衣或封面樣式都有所不同。古籍蝴蝶裝為書籍，其書頁頁數較多且為單張薄軟的紙張；蝴蝶裝冊頁的畫心則多以鑲料挖撞或五鑲形式裝裱，並以多層紙張加托，一冊的頁數也不多。另外在結構上，兩者每一頁之間黏貼的位置也不相同；古籍蝴蝶裝在每一摺頁的背面於近書脊處黏貼，翻閱時會見內頁空白背面，冊頁蝴蝶裝則將每一頁的開口處背面黏合，翻動時直接翻至下一頁而不會看見冊頁的背面（圖 22、23）。¹⁷

外層書衣與封面的部分，蝴蝶裝古籍的為封面書口包裹書脊到封底書口的一整面，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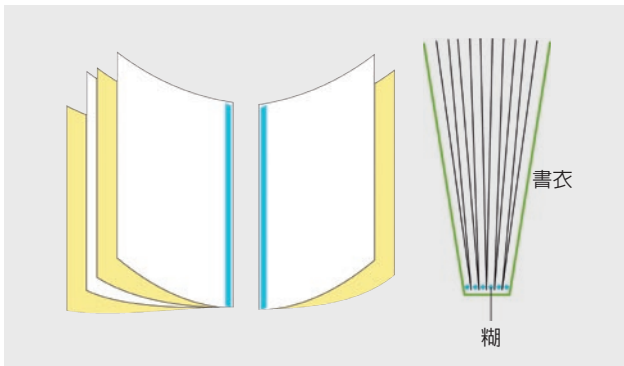


圖 22 蝴蝶裝古籍書頁黏貼位置及剖面示意圖，藍色色塊為書頁背面黏貼的範圍，翻動時會露出背面空白的書頁。作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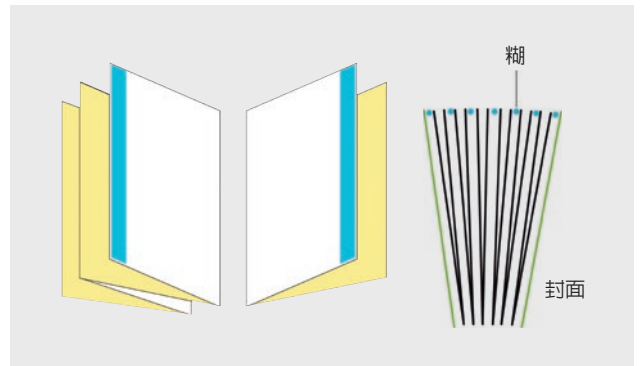


圖 23 蝴蝶裝冊頁組裝成冊時，每一開之間於開口背面黏貼位置及剖面示意圖，藍色色塊為濃糊點黏範圍，翻動時不會看到冊頁的背面，且書脊位置並無塗糊。作者繪製

蝴蝶裝則分開封面封底各一片，與經摺裝的上、下書衣樣式較為相似；而冊頁蝴蝶裝於題簽的材質及使用方式上，也與經摺裝相似（表二）。

結語

古籍與書畫的裝潢除了係前人集結智慧為延長其保存年限的積極方法外，更兼顧美感、收納與持拿的功能。本文淺述兩者經摺裝與蝴蝶裝，試著從結構作觀察與比較，也記錄修復

工作中所見的案例。書畫冊頁有自己的裝裱特色如挖撞、鑲接的技巧，但冊頁蝴蝶裝一開一開的內頁黏成冊，卻可能是參考古籍蝴蝶裝內頁黏貼的形式發展而來，然為翻動時的觀看順暢又調整黏貼位置，組合封面與封底卻又與古籍經摺裝的上下書衣展現方式相似，但總的來說，裝裱的目的都是為了使文物有最適合的保護與呈現。此外，書畫裝潢與古籍印刷或寫本內容的呈現皆有「天寬地窄」的比例配置概念，

表二 蝴蝶裝在古籍與書畫冊頁的比較

作者整理製表

	結構	古籍形式	書畫冊頁
外	書衣樣式	一整面的四摺邊	分封面、封底
	書衣材質	有托紙的織品，於前、後的位置各包覆一片薄紙板	1. 有厚度的紙板，外層包裹織錦，內面貼一層紙 2. 其他材質如木板
	黏貼方式	護頁的書口、書脊以濃糊與書衣相黏貼	第一開及最後一開的開口處背面點濃糊，分別與封面及封底黏貼
題簽	材質	箋紙、織品或織品背面托紙	1. 箋紙、織品或織品背面托紙 2. 如封面為木板，題簽直接淺刻後填金漆、石綠或石青
	於封面黏貼位置	靠左上	置中靠上或左上
裡	護頁	前後有空白護頁	前後有空白冊頁
	內頁樣式	版心內摺，一次展平一頁	往內摺，一次展平一開
		單頁單面印刷	1. 畫心四周有鑲料，鑲料為紙張或織品，作挖撞或五鑲 2. 若鑲料為織品，四邊以細窄皮紙包邊
	內頁數量	與冊頁蝴蝶裝相較為多	每冊冊頁開數多為雙數，與古籍蝴蝶裝相較為少
	紙張厚度	無托紙，紙張薄軟	托多層背紙，較為硬挺
	黏貼位置	書頁間黏貼處為書脊	每一開之間黏貼處為開口處的背面

兩者對題簽的使用也雷同，在用紙、綾絹與織錦等材料的運用彼此也有共通之處，並且在修護時，如小托、揭背、加固等詞條及處理方式亦有相同或相似。文物修復師需先了解文物裝

潢結構細節，在執行修復步驟時，能更細緻適當地調整策略與方法。期能再從更多面向的細節觀察與記錄，進而對修護工作有所助益。

作者為雅集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修復師

註釋：

- 楊正旗於《中國書畫裝裱大全》述及早期書籍與書畫之間由一些案例中可觀察到兩者的關係密切，書籍版式許多名稱如天頭、地腳等稱呼也相似相承，而書畫冊頁的經摺裝、蝴蝶裝與書籍的裝式同出一轍，並提出冊頁為受書籍裝幀影響所產生的裝式。楊正旗，《中國書畫裝裱大全》（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5），頁4、頁52。
- 嚴桂榮，《圖說中國書畫裝裱（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頁122；楊正旗，《書畫裝裱大全》（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5），頁52。
- 潘美娣，《古籍修復與裝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頁209。
- （明）周嘉胄，《裝潢志》（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1。
- （民國）葉德輝，《藏書十約》，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冊5，頁791。
- 「《佛祖統紀》在書籍裝潢方面，認為歷來佛經多作卷軸裝，『卷舒繁數』，展讀不便，而『近世圖籍，鏤刻摹印，綴粘成冊，差便於古』，遂命工仿效，使『學者易於究覽』。」胡進彬，〈夏竦遺珍北宋佳槧——記宋皇祐三年刊本《妙法蓮華經》〉，《故宮文物月刊》，281期（2006.8），頁47。另宍倉佐敏於《必携古典籍·古文書料紙事典》裡指出，自日本室町時代始，卷軸抄寫的佛經因展開不便，而有將卷子本改裝為摺疊形式的經書出現。宍倉佐敏，《必携古典籍·古文書料紙事典》（東京都：八木書店，2014），頁129。
- （元）吾衍撰，《間居錄》（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丁亥三十二年〔1767〕杭趙氏竹影庵鈔本），《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頁20，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8bf0a4ba010847b2985615871a10e6defDczNjA30.P8n0jAYGYy5G4lhkMkfkUqAGksukpul5yBgwOC0Tq_Y_&image=1&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檢索日期：2024年6月29日）。
- （民國）葉德輝，《書林清話十卷》，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冊6，頁15。
- 高宜君，〈由南宋《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目錄》二卷之修護案看經摺裝〉，《故宮文物月刊》，331期（2010.10），頁100。
- 挖撞又稱挖嵌，係整面鑲料挖除畫心位置作為嵌身，再將兩者的邊緣碰接；此處的五鑲裝裱方式，與冊頁的五鑲相同，即以相同色彩、花紋及材質的鑲料裁成五條後，與兩個畫心的邊緣碰接並不搭接。
- 杜偉生及楊正旗皆將搭接的空白頁稱為耳。杜偉生，《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231、232；杜子熊，《書畫裝潢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頁21；楊正旗，《中國書畫裝裱大全》，頁54。
- （民國）葉德輝，《書林清話十卷》，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6，頁16。
- 董正珍、肖振棠與丁瑜皆提到古籍蝴蝶裝的黏貼方法是在書脊刷一層厚漿使漿糊能滲入書脊再貼覆上紙張，肖振棠及丁瑜另提出第二種黏貼方式，在書脊處掀開一張張書頁以濃糊黏貼，並提到清代著名的藏書家黃丕烈多採用這種裝訂方法。董正珍，《古籍修復技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111；肖振棠、丁瑜，《中國古籍裝訂修補技術》（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頁85-86。
- （明）周嘉胄，《裝潢志》，頁115。
- 杜子熊，《書畫裝潢學》，頁22。
- 杜偉生，《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頁359、367。
- 不著撰人，《穀類抄》，一卷，冊1，〈雙子粟·醋·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觀000452，《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與圖檢索系統》<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50285yYeryO=#b3l>；《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附〈普賢行願品〉一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000075～000155，《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與圖檢索系統》<https://rarebooks-maps.npm.edu.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50244BSxH=wy>；宋太宗淳化三年，《淳化祖帖（一）》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帖000138，《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reurl.cc/mRedxA>；（清）胡世安等編《順治十二年進士登科錄》，不分卷，〈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殿000619，《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與圖檢索系統》<https://reurl.cc/geLvDQ>；《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冊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佛000047，《國立故宮博物院·古籍與圖檢索系統》<https://reurl.cc/1XrQ38>（檢索日期皆為：2024年9月29日）。